

100-1P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新史學

(一)

魯濱生著

何炳松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21.03
776
=1

新 史 學

(一)

魯濱生著
何炳松譯

漢譯世界名著

序

民國九年的夏天，我擔任北京大學校史學系的主任，那時我看過了德國蘭普齊克（Lamprecht）的近代歷史學。他的最要緊的話，就是『近代的歷史學，是社會心理學的學問。現在歷史學新舊的論爭，就是研究歷史，本於社會心的要素？還是本於個人心的要素？稍嚴密一點說起來，就是歷史進程的原動力在全體社會呢？還是在少數英雄？』蘭普齊克的意思，以為歷史進程的原動力，自然在全體社會；研究歷史，應當本於社會心的要素。所以研究歷史，應當以社會科學為基本科學。我那時就把北京大學史學系的課程，大加更改。本科第一二年級，先把社會科學學習，這一種基礎——如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社會學等，——再輔之以生物學，人類學及人種學，古物學等。特別注重的，就推社會心理學。然後把全世界的史綜合研究，希望我們中國也有史學的發展。那時史學系中又有歷史研究法一課，就請金華何炳松先生擔任，何先生用美國魯濱生（Robinson）所著的新史學原本做課本，頗受學生歡迎。我那時就請何先生把新史學譯做中文，使吾國學界知道新史

學的原理。不到一年，新史學一書果然譯成，何先生就叫吾做一序。

我看新史學全書，共分八篇：其中一、新史學，二、歷史的歷史，三、歷史的新同盟，四、史光下的守舊精神，這四篇最重要。四、思想史的回顧，五、普通人應讀的歷史，這兩篇次之。六、羅馬的滅亡，七、一七八九年的原理，這兩篇又次之。他最要緊的話，在第一篇裏，他說：『新史學這樣東西，總可以應付我們日常的需要，他一定能夠利用人類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關於人類的種種發明……這部書所以叫做新史學的緣故，就是特別要使大家知道……歷史的觀念同目的，應該跟着社會同社會科學同時變更的。』在第二篇裏，他說：『歷史家始終是社會科學的批評者同指導者，他應該將社會科學的結果綜合起來，用過去人類的實在生活去試驗他們一下。』我看魯濱生這部書，都是消極的話，——都是破壞舊史學思想的說話。他積極的話，——建設新史學方法的說話，——就是第三篇全篇和我上面所舉的那幾句話。其中尤以『應該將社會科學的結果綜合起來，用過去人類的實在生活去試驗他們一下』這句話為最簡括切實。我讀了這幾句話，差幸對於北京大學校史學系的課程，改革的尚不算錯。

魯濱生在他新史學第二篇裏，還說：『德國海格爾（Hegel）的歷史哲學，將人類最高的地位給與他的同胞，所以德國人異常傲慢……因此歷史的研究同著作，就有一種民族的同愛國的精神貫注在裏面。』又說：『從古代到十九世紀初年，歷史家研究歷史，很是用心的批評的以教訓或娛樂讀者爲目的。但是沒有一個可以說是科學的。在歷史裏面，要想發見政治家或軍事家的模範，要想推翻異端的神道，要想說明舊教徒是對的，或者新教徒是對的，要想說明世界精神實現自己的步驟，或者要想說明自由是從德國森林裏面出來的，永遠不回去，——這幾種目的，雖然有時研究得很深奧，卻是非科學的。』海格爾的歷史哲學有一種民族的和愛國的見解，自然和從前的舊史學一樣，都應當排斥的。但是海格爾的歷史哲學雖然應當排斥；歷史哲學一科和別種科學一樣，常常進步的，是不應當排斥！有人說：『德國自海格爾以後，沒有歷史哲學，所以歷史哲學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不知道德國自海格爾以後，還有幾個歷史哲學的大家。一九一二年美國魯濱生新史學出版以後，德國美里斯（Mehlis）就有一大部歷史哲學出版。海格爾是浪漫主義的歷史哲學，美里斯是新理想主義的歷史哲學，他們的主義是很不相同的。

美里斯的歷史哲學分爲三部：第一部、歷史哲學的問題，即歷史和普通史的理論。其中一、歷史哲學及其問題一般的性質；二、哲學的概念；三、歷史的概念；四、歷史論理學問題；五、歷史的價值論問題；六、普徧史問題。第二部、歷史哲學的歷史。第三部、歷史哲學的體系，即普徧史內容上的構造。其中一、歷史的事象意義；二、普徧史的過程上一般的構造；三、宗教的發達；四、藝術的發達；五、哲學的發達；六、道德的國家的發達。這部書實在是科學的。雖然是歷史哲學，他的實質，實在是一種社會哲學。這部書的內容，都是積極的說話，於研究史學的人，很有實際的利益。不過這部書說理很深，未曾研究過社會學哲學，不能領會的。

我國現在的史學界，實在是陳腐極了，沒有一番破壞，斷然不能建設，何先生譯了魯濱生這部書，是很合我國史學界的程度，先把消極的方面多說些，把史學界陳腐不堪的地方摧陷擴清了，然後慢慢的想到積極的建設方面去。所以何先生譯了這部書，是很有功於我國史學界的。

還有一層，魯濱生的新史學第六篇，主張歷史是連續的，說明斷代的不妥，把歷史的時間須連續；蘭普費克和美里斯都主張歷史是全人類的，國別史斷不能完足歷史的功能，所以二人都歸宿

到世界史或普偏史，把歷史的空間須連貫。照這樣看來，美國的學說和德國的學說兼收並蓄，那末可以達到史學完善的目的；而且他們的學說，殊途同歸，都歸到社會科學那方面去，可見學問是斷不可分國界的。我國史學界總應該虛懷善納，無論那一國的史學學說，都應當介紹進來。何先生譯了這部書，爲我國史學界的首唱者，我很望留學各國回來的學者，多譯這種書，指導吾國史學界，庶幾不負何先生的苦心呵！

民國十年八月十日海鹽朱希祖謹序

譯者導言

魯濱生 (James Harvey Robinson) 博士爲從前美國哥倫比亞 (Columbia) 大學的歷史教授。他的歷史知識很是淵博，他的史學思想很是新穎。他是現在美國所謂「新史學」的一派的首領。他著有多種歷史的著作。就中最著名的，就是同白勒斯泰德 (Breasted) 同俾耳德 (Beard) 兩教授合著的歐洲史大綱二卷；同俾耳德合著的近世歐洲發達史二卷；近世歐洲史料讀本二卷；獨著的中古近世史一卷，歐洲史料讀本二卷。至於新史學這部書，爲博士最近名著之一。自從一九一二年出版以來，風行一世，實在是博士數十年來研究同教授歷史的結果。書分八篇，各篇統是一種演講稿的性質，自成統系。現在我先將這本書的內容大略向讀者敘述一遍。

第一篇說明新史學的意義，他的大意如下：

歷史的意義很廣，歷史的材料很雜。舊日歷史家對於選擇史料，實在不甚妥當。例如敘述學問復興時代的歷史，不說明丹第 (Dante)，佩脫拉克 (Petrarch)，羅梭索 (Lorenzo) 是什麼人，偏

敘南部意大利的朝代戰爭。又如敘述十八世紀的歐洲史，不說明法國革命的由來，偏敘奧大利國務大臣的更迭。又如敘述法國革命，不說明他的起源，偏敘那時候各封土間的紛糾。總而言之，從前的歷史家差不多專以敘述人名地名爲能事。他們以爲人名和地名是歷史知識的根本。其實研究歷史的，並沒有專記人名地名同時期的必要。舊日歷史家又有偏重政治史的毛病。實則政治一端決不能概括人類活動的全部。此外還有一種專述驚心觸目的事實的趨向。其實歷史這樣東西並不是小說；而且幾件特殊的事實斷不能代表人類各種事業的全部。又有以爲人類是處於一治一亂的循環裏面的。歷史家對於亂事津津樂道，對於平時輕輕略過；以爲研究各種制度的和平進步是專門學者的事業，不是普通人所可能的。其實我們敘述各種制度的發達時我們可以使他們生出興趣來。我們祇要敘述可以說明人類進步的事實，刪去一切無關宏指的軼聞，那就好了。

歷史的功用在於幫助我們明白我們自己同人類的現狀。從前以爲歷史是前車之鑒，這是不對的。因爲古今狀況斷不是一樣的。就個人而論，我們要明白我們自己的現在，我們不能不記得我們自己的過去。歷史就是個人記憶的推廣。我們要研究歷史，並不是因爲過去可以給我們種種教

訓實在因為我們可以根據歷史的知識來明白現在種種的問題。因為唯有歷史可以說明現在各種制度的起源。現在社會改良的潮流一日千里。我們要想有相當的貢獻，必先明白現在的狀況；要明白現在的狀況，必先知道他們的來歷。這本書所以定名為新史學就是要想打破俗套，去利用各種新科學上的新學說；而且要使歷史加入各種學問革命的潮流裏面去。

第二篇說明史學觀念的變遷，他的大意如下：

自古至今，史學的觀念已經過許多的變化。到了現在，歷史態度的發達可謂盛極一時了。歐洲上古時代的歷史家雖然能夠秉筆直書，沒有什麼宗教的臭味；但是太偏重文學的方面；所以歷史幾乎變成文學的附庸。

自從基督教傳入歐洲以後，歷史就脫去文學的衣裳，穿上宗教的大褂。基督教徒以為歷史是一種人類善惡相戰登天入地的說明書。他們總算能夠發明一種貫注歷史的精神，但是犧牲太大了。有關基督教的事實，雖小亦大，雖輕亦重；無關的，雖大亦小，雖重亦輕。奧古斯丁 (Augustine) 所著的上帝之城，同他的弟子奧洛息阿斯 (Orosius) 所著的通史，就是兩個例。歷史上宗教的臭味

在學問復興以後還是很濃。波緒亞 (Bossuet) 的著作就是明證。宗教改革以後，無論新舊教徒，還是利用歷史來做宗教戰爭的武器。如新教徒所著的馬德堡世紀 (The Magdeburg Centuries) 一書，同巴洛尼阿斯 (Baronius) 所著的歷史，就是這兩派的代表。到了現在，史學上還沒有完全脫離宗教的束縛。冉森 (Jansen) 的德國民族史，就是一個最著名的例。

但是自從十六世紀以來，已經有許多歷史家想脫去歷史的宗教衣裳，現出他本來的世俗面目。馬基雅弗利 (Machiavelli) 同基察第泥 (Guicciardini) 就是代表。到了十八世紀有吉本 (Gibbon) 福耳特耳 (Voltaire) 休謨 (Hume) 這班人不但要想把歷史變成世界的，而且要代他再穿上文學的衣裳。波令布魯克 (Bolingbroke) 當十八世紀時，宣言歷史是哲學的實例，可資借鏡。這句話是不對的，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福耳特耳 著過一部歷史哲學 同一部各國民族風俗精神史 以攻擊當日的宗教和制度為宗旨，所以沒有十分考訂的精神。赫特爾 (Herder) 著了一部歷史哲學 同一部對於人類史的觀念。他以為人類的進步是有一定的定律的。他實在是一個傳奇派的先驅。

自從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史學上的新興味發生了，最著的就是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注意。從此激起了後代憲法史的研究。法國革命初年，史學方面有一種大同主義。革命以後，忽然激起一個民族主義來。這個主義在德國方面尤其發達。因此就有很著名的海格爾（Hegel）歷史哲學的世出。他說歷史上有一個世界精神，這個精神就寄在德國人的身上。他這個學說大大激起史學上愛國的精神。最著名的德國史材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不久就出版了。從此德國的歷史家如蘭凱（*Ranke*）、丹恩（*Dahn*）這班人就執西洋史學界的牛耳。政治史這種東西就成為盡美盡善的歷史。

但是上面所述的種種史學的觀念沒有一個可以說是科學的。自從近來歷史抱有科學的野心以後，史學上就生出兩個結果來：第一就是我們對於過去的史料加以嚴密的考訂。第二就是著述歷史秉筆直書。但是考訂材料和秉筆直書兩件事體不過是歷史科學化的初步，並不是科學化的歷史的本身。科學的特點是：（第一）注重普通的人同普通的事；（第二）發現和應用自然的定律。新科學中最先有影響於歷史的要推經濟學。馬克思（*Karl Marx*）說，唯有經濟的解釋可以說

明過去。這句話雖然過當，但是他能夠注重歷史上最普通的而且永久的原質，實在難得的很。後來科學家裏面很有想將歷史變為純粹科學的人，最著名的例就是巴克爾（Buckle）的文明史。他以為人類進化有唯物的和唯心的兩種定律。不過他和馬克思不同，他以為歐洲文明非常的發達，所以唯物的定律已不適用。但是我們要知道歷史所謂科學和化學物理所謂科學是不同的。人類的慾望和思想如此複雜，歷史的材料如此殘缺，巴克爾和德雷柏（Draper）這班人的夢想當然沒有實現的希望。我們知道世界上有人類至少已經有三十萬年了。我們普通所謂古人實在是我們的同輩。巴克爾這班人並不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們要研究人類進步的定律，可以說是「坐井觀天」。總之，我們要知道歷史所以不能成為純粹科學，並不是歷史家的罪過，實在因為歷史的材料和這種科學的材料不同的緣故。

歷史要變為科學的，必先自己變為歷史的纔行，——就是說，研究歷史不但要研究歷史的「然」，而且要研究歷史的「所以然」。十九世紀以前，歷史家的心目中，沒有人類進步的觀念。到了現在，我們纔知道世界是一個時時變化的東西。各種制度都是多年進步的結果。「歷史的繼

續」是一個科學的真理，研究變化的程序是一個科學的問題。這就是歷史和文學不同的一點，亦就是歷史所以成爲科學的原因。

近來有人說，現在各種科學各有各的歷史，歷史本身恐怕要瓜分盡了。其實歷史的分工研究不但不會將歷史瓜分了；而且對於歷史本身有相得益彰的妙用。而且各種分類的研究斷不能概括人類活動的全部。融會貫通的責任還是要歷史家獨負。

第三篇說明歷史和各種新科學的關係，他的大意如下：

歷史不能不常常重編。但是重編了，就算了事？麼？普通以爲歷史是一成不變的，史材是有一定範圍的。這種觀念都很謬誤。第一、我們要知道歷史的本身就已有一種變化。第二、我們要知道歷史的進步必得他種科學的幫助纔行。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歷史，或者附屬於文學，或者附屬於神學，或者被人利用去激起愛國的熱誠。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史學上發生了四種新事業：第一、考訂史材；第二、秉筆直書；第三、注重普通；第四、破除迷信。但是這幾種事業不過史學進步的條件，不是進步的程序。近來學術上的新發明最有影響於史學的就是所謂「歷史的態度。」這個態度我們

研究歷史的人不但不能發明他，而且人家發明以後，我們還不知道去利用他。此外還有不是歷史家發明的二個重要的歷史學說：一是動物學家達爾文（Darwin）的人類進化之說；一是地質學家伊爾（Lyell）的人類甚古之說。不過今日歷史家還有不承認這種學說是和歷史有關的！

其實這種學說比較最有名的歷史學說還要有影響。研究歷史的人應該急起直追去利用新科學裏面的新學說纔好。所謂新科學就是人類學、古物學、社會同動物心理學、和比較宗教的研究。普通以為未有記載以前的歷史可以不必研究的。其實未有記載以前早有人類；而且不成文的史料有時比成文的還要可靠。所以研究歷史的人倘使不研究原人學等，他就要失去一種正確的歷史眼光。有人說現代的蠻族無異我們同時的祖先；那末我們要明白古代人類的狀況，就不能不研究現代的人類學。至於研究比較的宗教，可以使我們明白各種宗教的起源。

至於研究社會心理學，可以使我們明白人類文化傳播的原理。人類是從動物進化而來的。人類和動物肉體上相同的地方，現代比較解剖學已經證明。人類心理上亦何嘗沒有動物心理的遺跡？所以我們亦不能不研究動物心理學。普通以為研究歷史的人那有許多工夫去研究這類科學。

其實我們不必要做人類學或心理學的專家，纔能利用各種新學說。各種新科學對於人類的研究，雖然不免有武斷的地方；但是我們斷不可因噎而廢食。

第四篇說明歐洲思想的變遷，他的大意如下：

培根 (Bacon) 說，我們如今還沒有思想史的著作。現在離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已經三百年了，但是還沒有一本好好的思想史。普通歷史家的注意，思想史有一件事實可以證明他，——這就是德雷拍的思想發達史一書，雖然一無可取，居然久受大眾的歡迎。同時有勒啓 (Lecky) 的歐洲唯理主義之興起及影響一書，雖然比較的好，但是祇述最近的三百年。第三部就是懷特 (White) 的科學與神學之戰爭，可惜書中以攻擊神學謬誤為主。史蒂芬 (Leslie Stephen) 的十八世紀英國思想史同朋 (A. W. Benn) 氏的十九世紀英國之唯理主義都是很好的著作。墨爾士 (Mez) 的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尤稱傑作。最近泰羅 (H. O. Taylor) 又著了一部很好的中古心理。但是以上諸書無論他們的內容怎樣好，都祇限於某一個時代，不是思想的通史。其實要著一部思想史並不是不可能，不過要注重知識的獲得和傳播方面罷了。

我們知道人類的心理本來和動物差不多。最古人類的知識怎麼樣我們祇能根據遺物來斷定他。到了埃及時代人類纔有真正的知識。至於狹義的知識生活實在開端於紀元前七世紀的希臘人。自從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和柏拉圖 (Plato) 出世以後，西洋人的知識生活好像很成熟了，無以復加了。到了亞歷山大里亞 (Alexandria) 期，希臘知識並沒有增加；只有訓詁一類倒很豐富。當羅馬帝國的末造，希臘精神衰歇了，中古思想發生了。深信超自然的，反對理想的新柏拉圖學派的出世就是知識破產的特徵。剛到這個時候，基督教義乘虛而起，他不從實質上去求知識，專從知識裏去求知識，所以終究失敗。十二十三世紀中，有學校哲學派的興起，頗具希臘的精神。他們專門研究亞里斯多德著作的譯本，但是懂得的人很少。而且尊崇太過了，反足阻止知識的進步。十五世紀時，古學復興了。但是希臘的精神並沒有中興。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並不是一種思想的革命。新舊教徒的主張同迷信，還是「一邱之貉」，於知識上並沒有什麼增加。

十六世紀末年的蒙旦 (Montaigne) 很能表出一種希臘的精神。自從十七世紀初年以後，思想的革命開端了，首領就是培根。他是第一個實驗哲學家，打破尊古舊習的第一人。笛卡兒 (Descartes)